論語義疏

子罕　鄉黨　五冊

論語義疏

五冊

服部文庫
イ17
233
5

イ17
233
5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五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子罕第九

疏 子者。孔子也。罕者。希也。此篇明時感前者。外遠富貴。既爲粃糠。故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故子罕次泰伯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孔子也。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貞萬物者也。與者。言語

【云行者行之盛也】者仁義禮智信五者。並是人之行。而仁居五者之首主生。故曰行盛也。【云寡能及之者】天道微妙。仁道盛大。非人所能知及。故云寡能及之也。【云故希言也者】爲世人寡及。故孔子亦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註鄭玄曰。

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註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疏達巷至御矣○【云達巷云者】五百家爲黨。黨各有名。此黨名達巷。達巷黨中人美孔子道大。故曰大哉也。博。廣也。

許與之也。命。天命。窮通夭壽之目也。仁者。惻隱濟衆。行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所以然者。利是元亨利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玄絶。故孔子希言也。命是人稟天而生。其道難測。又好惡不同。若逆向人說。則傷動人情。故孔子希說與人也。仁是行盛。非中人所能。故亦希說許與人也。周易文言。是說利之時也。謂亦有時而言與人也。然希者。非都絶之稱。

伯牛亡之命矣。及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說與人命也。又孟武伯問子路冉求之屬仁乎。子曰不知。及云楚令尹陳文子焉得仁並是不與人仁也。而云顏回三月不違仁。及云管仲如其仁。則是說與人仁時也。故云罕者至言也。○【云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者】即引文言也。義者。宜也。和者。無害也。凡人世之利。利彼則害此。非義和也。若天道之利。利而無害。故萬物得宜而和。故曰義和也。【云命者天之命者】人稟天而生。故云天命也。中庸曰。【云命者天之謂性是也】

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遍。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故王弼曰。譬猶和樂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

云子聞云云者　孔子聞達巷人美己。故呼弟子而語之也。彼既美我之博學。而我於道藝何所持執乎。欲自謙也。

云執御乎執射乎者　既欲謙己之不多。故陳六藝之下者以自許也。言吾所執。執於御及射乎。御。御車者也。

云吾執御矣者　向欲合以射御自許。又嫌太多。故又減射。而云吾執御者也。○

註　鄭玄曰至卑也。○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也。今云執御。御比禮樂射爲卑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註　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註　王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疏　子曰至從下○

云麻冕禮也者　禮謂周禮也。周禮有六冕。以平板爲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玄。下纁。故云麻冕禮也。

云今也純者　今謂周末孔子時也。純。絲也。周末不復用三十升布。但織絲爲之。故云今也。

云儉者　三十升布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爲奢華。而織絲易成。易成則爲儉約。故云儉也。

云吾從衆者　衆謂周末時人也。時既人人從易用絲。故孔子云。吾亦從衆也。所以從之者。周末每事奢華。孔子寧欲抑奢就儉。今幸得衆共用儉。故孔子從之也。

云拜下禮也者　下謂堂下也。禮君與臣燕。君賜酒。皆下堂而再拜。故云拜下禮也。

云今拜乎上泰也者　今謂周末孔子時也。上謂堂上也。泰。驕泰

故無固行也毋我註述古而不自作一處群萃而不
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疏子絶至毋我
○子絶四云子絶四者絶者無也明孔子聖
也不云無而云絶者據世人以言之也四事世人
未能絶而孔子絶之故云絶四也顏延之云謂絶人
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故動靜委曲自任用其意聖人無心泛若不係舟
豁寂同道故無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謂聖人行
化時也物求則赴應無所抑必故互鄉進而與之
是也無所抑必也云毋固者三也此聖人已應物行化故也固謂執守堅固
也聖雖已應物物若不之不反三隅則不復是也亦由無意故能無固也
云毋我者四也此聖人行教功德成身退迹也聖人晦跡功遂身退恒不自異故無我也亦由無
意故能無我也或問曰孔子或拒孺悲或天生德也嘗于時周末君臣飲燕臣得君賜酒不復下堂
但於堂上而拜故云今拜乎上泰也拜不下堂是
由臣驕泰故云泰也云雖違衆吾從下者當時皆
違禮而拜上者衆孔子不從拜上故云雖違衆也
違衆而從舊禮拜於下故云吾從下也○註孔安
國曰冕緇布冠也且周家委貌冠冕通名也○冠
亦用三十升緇布也○之云云者燕義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
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案燕義云賓皆是臣
也臣得君旅及賜爵降下堂再拜再拜竟更升堂
又再拜謂爲成拜成拜者向在堂下之拜若禮未
成然故更升堂以成之也云時臣云者周末時
如此也云今從下禮之恭爲恭也者
孔子欲從下之禮是禮之恭也○註王肅曰至恭也○云臣
子絶四毋意註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毋必註用之
則行捨之則藏故無專必也毋固註無可無不可

於予。何得云無必無我乎。答曰。聖人作教應幾。不可一準。今爲其跡涉茲地。爲物所嫌。恐心實如此。故正明絶此四以見本地也。○註群萃。○萃。聚也。

子畏於匡。疏苞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顔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註孔安國曰。茲。此。自此。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註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

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註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疏子畏至予何○[云子畏於匡者]心服曰畏。匡。宋地名也。于時匡人誤以兵圍孔子。同物畏之。孫綽云。畏匡之說。知幾。玄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太山。豈有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即以物皆衆家之言。而不釋畏名。解書之理爲漫。夫體神以兵圍孔子。畏爲畏也。[云曰文王]圍。而自說己德。欲使匡人知己。茲。此也。孔子自此已也。言昔文王聖德有文章以教化天下也。文王今既沒。則文章宜須人傳。傳文章者。非我而誰。故

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此我當傳之也。云天之將喪云云者。既云傳文在我。故更說我不可殺之意也。斯文。即文王之文章也。後死。孔子自謂也。夫生必有死。文王既沒。已亦當終。但文王既沒於前。則已方死於後。故自謂爲後死也。言天若將欲喪棄文王之文章。則不應令使我已得預知識也。云天之未喪云云者。天今使我知之。是未欲喪此文也。既未欲喪此文。使匡人豈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衞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非陽虎。而懼害賢。所以免也。江熙云。言文王之道爲後代之軌。己未得述上天之明。必不使沒也。○註曰至匡之○釋誤匡之由者也。○此自此其身也。○夫子身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註孔安國曰。大宰。大夫之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註孔安國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註苞氏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疏大宰至多也。○云大宰問云云者。大宰聞孔子聖。又聞孔子多能。而其心疑聖人務大。不應細碎多能。故問子貢言孔子既聖。其那復多能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云。孔子大聖。是天所固縱。又使多能也。固。故也。將。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大宰之疑。而云知我。則許疑我非聖是也。繆協云。我信多能。故曰知我。江熙曰。大宰嫌多能非聖。故云知我。謙之意也。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

又說我非聖。而所以多能之由也。言我少小貧賤。故多能鄙事也。〔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更云若聖人君子。豈多能鄙事乎。則不多能也。繆協云。君子從物應務。道達則務簡。務簡則不多能也。江熙云。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鑒肇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藝過人也。是以大宰見其多能。固疑夫子之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故承以謙也。且抑排務。言不以多能爲君子也。謂君子不當多能也。明兼材者。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能。斯伐柯之近鑒也。○〔註〕孔安國曰至分也。○〔云〕大宰大夫官名者〔鄉大夫職有冢宰。或云大宰。故云是大夫官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者〔既唯云大宰。不論名氏。故不知何人。而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然此應是吳臣。何以知之。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于鄫。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且宋大宰督去孔子世遠。或其至後世所不論耳。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疏〕牢曰至故藝○試。用也。子牢述孔子言緣我不被時用。故得多學伎藝也。繆協云。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註〕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註〕孔安國曰。有鄙夫

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疏 子曰至竭焉○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謂有私意於其間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己不有知知之意也。即是無意也。云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鄙夫。鄙劣之夫也。空空。無識也。言有鄙夫來問我。而心抱空虛如也。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兩端。事之終始也。言雖復鄙夫。而心虛空來問於我。我亦無隱。不以用知處之。故即爲其發事終始。竭盡我誠也。即是無必也。故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爲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爲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兩端。己竭心以誨之也。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爲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爲盡其本末也。○註知者至盡也。○云知者知意之知者知意。謂故用知爲知也。聖人忘知。故無知知意也。云言知者言未必盡者若用知者。則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盡也。云今我誠盡者我以不知知。故於言誠無不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註 孔安國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疏 子曰至矣夫○夫時人皆願孔子有人主之事。故孔子釋己不得以塞之也。言昔之聖人應王者。必有鳳鳥河圖之瑞。今天無此瑞。故云吾已矣夫。已。止也。言吾已止無此事也。故繆協云。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遺知任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衆庶之望也。又孫綽云。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稟絕異之質。壘落殊才。英偉命世之才。蓋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

此以徵已之不王。絶不達者之疑望也。○註孔安國曰至是也。○云有聖云云者。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云河出云云者。聖人王。則有龍馬。負應王之圖書。從河而出。爲瑞也。如龍圖授伏犧。龜書畀姒禹也。云河圖八卦是也。者。八卦。則易乾坤等八方之卦也。龍負之出。授伏犧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註苞氏曰。冕者。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見之。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註苞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疏子見至必趨○云子見齊衰者。此記孔子哀人有喪者也。齊衰。五服之第二者也。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預也。云冕衣裳者者。記孔子尊敬在位者也。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也。云與瞽者。皆記孔子愍不

成人也。瞽。皆者也。言與者。皆卑。故加與字以別之也。言瞽者。則聾者不預也。聾輕於瞽。皆者也。云見之雖少者必作者。言孔子見此三種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爲之起也。云過之必趨者。趨。疾行也。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必爲之疾速。不敢自脩容也。范甯云。趨就之也。○註恤不成人也。○恤。憂也。

顏淵喟然歎曰。註喟然。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註言。不可窮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註言。忽怳不可爲形象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註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註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疏顏淵至也已○云顏淵喟然歎曰者孔子至聖。顏生上賢。賢聖道絕。故顏致歎也。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此所歎之事也。夫物雖高者。若仰瞻則可覩也。物雖堅者。若鑽錐則可入也。顏於孔子道。愈瞻愈高。彌鑽彌堅。非己厝力之能得也。故孫綽云。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向明仰鑽上下之絕域。此明四方之無窮也。若四方而瞻。復爲遼遠。故怳惚非己所定。所以或前或後也。又一

通云。愈瞻愈遠。故云瞻之在前也。愈顧愈後。故云忽焉在後也。故孫綽云。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孰能測其所妙哉。江熙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等其深。而鑽鑿愈堅。尚並其前。而俛仰塵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又歎聖道雖懸。而令人企慕也。循循。次序也。誘。進也。言孔子以聖道進勸人而有次序。故曰善誘人。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者此說善誘之事也。博。廣也。文。文章也。言孔子廣以文章誘引於我。故云博我以文章也。又以禮教約束我。故云約我以禮也。云欲罷不能者文博。禮束。故我雖欲罷止。而不能止也。云既竭吾才者既。盡也。才。才力也。我不能罷。故盡竭我之才力學之也。故孫綽云。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猶罷息也。云如有所立卓爾者此明絕地不可得言之處也。卓。高遠貌也。言雖自竭才力以學博文約禮。而孔子更有所言述創立。則卓爾高絕也。云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其好妙高已絶。雖已欲從之。而無由可及也。故孫綽云。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絶處也。

子疾病。註苞氏曰。疾甚曰病也。子路使門人爲臣。註鄭玄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註孔安國曰。病少差曰間也。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註馬融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註孔安國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乎。註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疏子疾至路乎○云子疾病者孔子疾甚也云子路使門人爲臣者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爲人君。且嘗爲大夫。大夫亦有家臣。今疾病。恐忽終亡。故使弟子行臣。禮也。故江熙云。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云病間云云者孔子病少差也。少差曰間。謂少差爲間者。若病不差。則病病相續無間斷也。若少差。則病勢斷絶有間隙也。當孔子病困時。不覺子路爲立臣。至於少差。乃覺而歎子路行詐也。言子路有此行詐之心。非復一日。故曰久矣也。云無臣而爲有臣者無臣而爲有。是所以行詐也。云吾誰欺欺天乎者我實無臣。今汝詐立之。持此詐欲欺誰乎。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

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
云且予與云云者 又以理喻之。言在三事同。若以
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予。我也。二三子。諸弟
子也。無寧。寧也。言設使與我死於臣手。則我寧死
弟子手也。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
方則親也。云且予縱云云者 又明在三同也。大葬。
臣禮葬君也。君葬禮大。故曰大葬也。若縱不得君
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豈復被弃擲於道路乎。言
亦必得葬也。○註 孔安國曰至日也○夫立臣事
大。非卒可定。汝今立之。是知有其心已久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註
馬融曰。韞。藏也。匵。匵也。藏諸匵中也。沽。賣也。得善
賈寧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註
苞氏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

疏 子貢曰至者也○云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者 子
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事以諮衰否
也。美玉。譬孔子聖道也。言孔子有聖道可重。如世
間有美玉而在此也。云韞匵云云者 諸。之也。韞。裹
之也。匵謂匣櫃也。善賈。貴賈也。沽。賣也。言孔子聖
道如美玉在此。爲當韞匣而藏之。爲當得貴賈而
賣之否乎。假有人請求聖道。爲當與之否耶。云子
曰沽之哉者 答云。我不衒賣之者也。故重云沽之
哉。明不衒賣之深也。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
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云我待賈
者也者 又言我雖不衒賣。然我
亦待貴賈耳。有求者則與之也。

子欲居九夷。註 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
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註 馬融曰。
君子所居者皆化也。疏 子欲至之有○云子欲居
九夷者 孔子聖道不行於

中國。故託欲東往居於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海也。【云】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不達孔子意。謂之實居。故云陋如之何。言夷狄鄙陋不可居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云。君子所居即化。豈以鄙陋爲疑乎。不復遠申己意也。孫綽云。九夷所以爲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有泰也。○【註】馬融曰至種也。○四方。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南有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跂踵。五穿胷。六儋耳。七狗軹。八旁春。西有六戎。一僥夷。二依貊。三織皮。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二濊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也。○【註】馬融曰至化也。○聖人所在則化。九夷變中夏也。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註】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疏】子曰至其所。○孔子去魯後。而魯禮樂崩壞。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註】馬融曰。困。亂也。【疏】子曰至我哉。○【云】出則事公卿者。公。君也。卿。長也。人子之禮。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移事兄悌以事於長。則從也。故出仕朝廷。必事公卿也。【云】入則事父兄者。孝以事父。悌以事兄。還入閨門。宜盡其禮。先言朝廷。後云閨門者。勗己仕者也。猶仕而優則學也。【云】喪事不敢不勉者。勉。強也。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義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也。【云】不爲酒困者。雖唯酒無量。不及亂。時多沈酗。故戒之也。衛瓘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註）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也。（疏）子曰至者也○時人多好色而無好德。孔子患之。故云未見以厲之也。■云。責其心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註）苞氏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

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註）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疏）

云。三事爲酒興也。侃案如衛意。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爲酒所困。故云三事爲酒興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我何能行此三事。故云何有於我哉。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鄭玄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疏）子在至晝夜○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嘆人年往去亦復如此。而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語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也。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聖人以百姓心爲心也。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嘆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子曰至往也○[云子曰云云者]此戒人爲善垂成而止者也。簣。土籠也。言人作善垂足而止。則善事不成。如爲山垂足。唯少一籠土而止。則山不成。此是建功不篤。與不作無異。則吾亦不以其前功多也。故云吾止也。[云譬如平地云云者]此奬人始爲善而不住者也。譬於平地作山。乃須多土。而始覆一籠。一籠雖少。交是其有欲進之心可嘉。如人始爲善。善雖少。交是其有欲進之志可重。吾不以其功少而不與之。善之有勝於垂成而止者。故云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註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

琉○子曰至也與○惰。疲懈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註馬融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琉○子謂至止也○

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云見進。未見止。惜其神顏淵分已滿。至於屢空。而此云未見止者。勸引之言也。故殷仲堪云。夫賢之所假。一語而盡。豈有瞞進最實乎。蓋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嗟以盛德之業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註孔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琉○子曰至矣夫○又爲歎顏淵爲譬也。萬物草木。有苗稼蔚茂。不經秀穗。遭風霜而死者。又亦有雖能秀穗。而值沴煬氣。不能有粒實者。故並云有矣夫也。物既有然。故人亦如此。所以顏淵摧芳蘭於早年矣。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註後生。謂年少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疏 子曰至已矣○云後生可畏者。後生。謂年少在後生者也。可畏。謂有才學可心服者也。云焉知云者。安也。言不可安知未來之人師徒教化。不如我之今。日乎。言不可誣也。云四十云者。又言後生雖可畏。若年四十五十。而無聲譽聞達於世者。則此人亦不足可畏也。孫綽云。年在知命。蔑然無聞。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註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乃爲貴也。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註馬融曰。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悅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疏 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者。言彼人有過失。若我以法則語之。彼人聞法。當時無不口從而云止。當不敢復爲者也。故云能無從乎。但若口雖從。而身爲失不止者。則此口從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於口從而行亦改者耳。故云改之爲貴也。云巽與云者。巽。恭遜也。繹。尋續也。言有彼人不遜。而我謙遜。與彼恭言。故云巽與之言也。彼不遜者。得我遜言遜彼。彼必亦特遜爲悅。故云能無悅乎。然雖悅人遜已。而已不能尋續行此遜事。是雖悅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尋續行遜耳。故云繹之爲貴也。云悅而云云者。不繹。不改。聖所不教。故孔子云末如之何也末。無也。孫綽云。疾夫形服。心不化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者也。【疏】子曰至憚改。○此事再出也。所以然者。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註】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疏】子曰至志也。○此明人能守志。雖獨夫亦不可奪。若其心不堅。雖衆必傾。故三軍可奪。匹夫無回也。謂為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子曰。衣弊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縕。枲著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註】馬融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註】馬融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也。【疏】子曰至以臧。○云子曰云云者。衣猶著也。弊。敗也。縕。枲著也。狐貉。輕裘也。由。子路也。當時人尚奢華。皆以惡衣為恥。唯子路能果敢率素。雖服敗麻枲著袍裘。與服狐貉輕裘者並立。而不為羞恥。故云其由也與。顏延之云。狐貉縕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泰也。云不忮云云者。孔子更引疾貪惡之詩。證子路德美也。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子路之為人。身不害物。不貪求。德行如此。何用不謂之為善乎。言其善也。云子路終身誦

之者子路得孔子美已才以爲美故終身長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之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故抑之也言此不忮不求乃可是道亦何足過爲善而汝誦之不止乎言尚復有勝於此者也顏延之云懼其伐善也○註孔安國曰縕枲著也○枲麻也以碎麻著裘也碎麻曰縕故絮亦曰縕玉藻曰縕爲袍是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註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栢之小凋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疏子曰至凋也○此欲明君子德性與小人異也故以松栢匹於君子衆木偶乎小人矣言君子小人若同居聖世君子性本自善小人服從教化是君子小人並不爲惡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如松栢與衆木同處春夏松栢有心故本蓊鬱衆木從時亦盡其茂美者也若至無道之主君子秉性無回故不爲惡而小人無復忌憚即隨世變改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譬如松栢衆木同在秋冬松栢不改柯易葉衆木枯零先盡而此云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者就如平叔之注意若如平歲之寒衆木猶有不死不足致別如平世之小人亦有修飾而不變者唯大寒歲則衆木皆死大亂則小人悉惡故云歲寒也又云然後知松栢後凋者後非俱時之目凋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栢形小凋衰而心性猶存如君子之人遭值積惡外逼闇世不得不遜跡隨時是小凋矣而性猶不變如松栢也而琳公曰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降知松栢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

子曰。智者不惑。註苞氏曰。不惑亂也。仁者不憂。註孔安國曰。不憂患也。勇者不懼。疏子曰至不懼○此章談人性分不同也。云智者不惑者智以照了爲用。故於事無疑惑也。故孫綽云。智能辨物。故不惑也。云仁者不憂者憂。患也。仁人常救濟爲務。不嘗侵物。故不憂物之見侵患也。孫綽云。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云勇者不懼者勇以多力爲用。故無怯懼於前敵也。繆協云。見義而爲。不畏强禦。故不懼也。○註孔安國曰不憂患也○內省不疾。故無憂患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註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註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可與立。未可與權。

註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註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註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疏子曰至有哉○此章明權道之難也。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夫正道易行。權事難達。既欲明權。故先從正起也。道謂所學之道也。言凡人乃可與同

處師門共學而已。既未得彼性。則未可便與爲友。共適所志之道也。云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立謂謀議之立事也。亦人性各異。或能學問。而未必能建立世中正事者。故可與共適所學之道。而未便可與共立事也。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者權者。反常而合於道者也。自非通變達理。則所不能。故雖可共立於正事。而未可便與之爲權也。故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張憑云。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勸之業。亹亹之功。其幾乎此矣。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引明權之逸詩以證權也。唐棣。棣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爲用。先反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

居室遼遠故也。人豈不思權。權道玄邈。如其室奧遠故也。云子曰云云者又引孔子言。證權可思也。言權道易思。但未有思之者耳。若反道而思之。則必可得。故云夫何遠之有也。○註適之至者也。○異端。非正典也。人各自有性。彼或不能寧學正道。而唯能讀史子。故未可便與之共之於正道也。○註雖有至極也。○能權量輕重。即是曉權也。○註逸詩至遠也。○如前釋也。云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者初逆而後從也。

論語鄉黨第十

疏鄉黨者。明孔子教訓在於鄉黨之時也。所以次前者。既朝廷感希。故退還應於鄉黨也。故鄉黨次於子罕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註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註鄭玄

應順酬答。及入大廟。每事須問。並不得不言也。言須流喋。故云便便言也。言雖流喋。而必謹敬。故云唯謹爾。云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下大夫言侃侃如者。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云與上大夫言。闇闇如者。上大夫。卿也。闇闇中正貌也。卿貴。不敢和樂。接之宜以謹正相對。故云云者。君在。謂君出視朝時也。踧踖。恭敬貌也。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君視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所以形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

君召使擯註鄭玄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註孔安國曰。必變色也。足躩如也註

曰。便便。言辯貌。雖辯而謹敬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註孔安國曰。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註孔安國曰。闇闇。中正貌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馬融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疏孔子至與如也○此一篇至末。並記孔子平生德行也。云孔子云云者。於鄉黨。謂孔子還家。教化於鄉黨中時也。天子郊內有鄉。鄉黨。郊外有遂。鄙。孔子居魯。魯是諸侯。今云鄉黨。當知諸侯亦郊內爲鄉。郊外爲遂也。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故云於鄉黨也。恂恂。溫恭貌。既還鄉黨。鄉黨宜須和恭。以相接。故恂恂如也。既其溫恭。則言語寡少。故一往觀之。如似不能言者也。云其在云者。謂孔子助君祭。在宗廟及朝廷也。既在君朝。

苞氏曰。盤辟貌也。揖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襜如也。註鄭玄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註孔安國曰。言端正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註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疏君召至顧矣○云君召使擯者擯者。爲君接賓也。謂有賓來。君召已迎接之也。云色勃如者既召已接賓。故已宜變色起敬。故勃然也。云足躩如者躩。盤辟貌也。既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辟也。故江熙云。不暇閑步。躩。速貌也。云揖所與立云云者此謂君出迎賓。已爲君副列擯時也。賓副曰命介。主人副曰擯副。且作匹敵國而言。若公詣公法也。賓至主人大門外西邊而向北。去門九十步而下車。面向北而倚。賓則九副。在賓北而東向邐迤而西北。在四十五步之中。主人出門東邊南向而倚。主人是公。則五擯。主人是侯伯。則四擯。主人是子男。則三擯。不隨命數。主人謙。故並用强半數也。公陳擯在公之南。而西向邐迤。而東南。亦在四十五步中。使主人下擯。與賓下介相對。而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賓主介擯既竟。主人語上擯。使就賓請辭。問所以來之意。於是上擯相傳以至於下擯。下擯進前揖賓之下介。而傳語問之。下介傳問。而以次上至賓。賓答語。使上介傳以次而下至下介。下介亦進揖下擯。下擯傳而上以至主人。凡相傳雖在列位。當授受言語之時。皆半轉身戾手相揖。既並立而相揖。故曰揖所與立也。若揖左人。則移其手向左。若揖右人。則移其手向右。故云左右其手也。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也。故江熙云。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云趨進翼如者謂擯迎賓。進在庭行時也。翼如。謂端正也。徐趨衣裳端正。如鳥欲翔舒翼時也。云賓退云云者謂君使已送賓時也。復命。反命也。

反命。謂初受君命以送賓。賓退。故反還君命以白君。道賓已去。云不顧者。舊云主人若禮送賓未足。則賓猶迴顧。若禮已足送。則賓直去不復迴顧。此明則送賓禮足。故云不顧也。○註鄭玄曰至之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是也○註苞氏曰盤辟貌○盤辟。即足轉速也。○註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言反白君。道賓已去也。然云賓已去。亦是不復來見顧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註孔安國曰。斂身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註孔安國曰。閾。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註苞氏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註孔安國曰。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

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註孔安國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註孔安國曰。沒。盡也。下盡階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註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疏入公門至踖如也○云入公云云者公。君也。謂孔子入君門時也。鞠。曲斂也。躬。身也。臣入君門。自曲斂身也。君門雖大。而已恒曲斂。如君門之狹不見容爲。云立不中門者謂在君門倚立時也。中門。謂棖闑之中也。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兩扇之交處也。門左右兩楗邊。各竪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闑東是君行之道。闑西是賓行之道也。而臣行君道。示係屬於君也。臣若倚門立時。則不得當君所行棖闑之中央。當中是不敬。故云不中門也。云行不履閾者履。踐也。閾。限也。若出入時。則不得踐君之門限也。所以然者。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

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已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云過位云云者謂臣入朝君時也。位。君常所在外之位也。謂在宁屏之間。揖賓之處也。卽君雖不在此位。此位可尊。故臣行入從位之邊過。而色勃然。足躩爲敬也。云其言似不足者者既入過位。漸以近君。故言語細下。不得多言。如言不足之狀也。不足少若不能也。云攝齊云云者至君堂也。攝。摳也。齊。裳下縫也。既至君堂。當升之。未升之前。而摳提裳前。使齊下去地一尺。故云攝齊升堂也。升堂將近君。故又自斂鞠躬如也。必攝齊者。爲妨履輟行故也。云屏氣似不息者者屏。疊除貌。息亦氣也。已至君前。當疊除藏其氣。如似無氣息者也。不得炰嗽振君也。云出降云云者降。下也。逞。申也。出降一等。謂見君已竟。而下堂至階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氣。氣申則顏色亦申。故顏容怡悅也。云沒階趨進翼如者沒猶盡也。盡階。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也。云復其位踧踖如者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踖爲敬也。○註攝齊者摳衣也○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是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註苞氏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註鄭玄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享禮有容色。註鄭玄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私覿。愉愉如也。註鄭玄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

愉、顏色和也。（ヌ上ㄩ）

疏　執圭至愉如也○云執圭云云者謂爲君出使。聘問鄰國時也。圭。瑞玉也。周禮。五等諸侯各受王者之玉以爲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五等若自執朝王。則各如其寸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也。今云執圭。君之信圭也。初在國。及至侯國。及至他國執圭。則孔子所執。執圭是侯。皆爲敬慎。執圭雖輕。而已執之。恒如重似己不能勝。故曲身如不勝也。云上如揖者。謂初授受圭之容儀也。上如揖。謂就下取玉。上授時也。云下如授者。謂奠玉置地時也。雖奠置地。亦徐徐俯僂。如授與人時也。俯身爲敬。故如揖及授時之顏色也。臨陣鬬戰。則色必懼怖。故今重君之玉。使已顏色恒如戰時也。云足蹜蹜如有循者。謂舉玉行時之容也。蹜蹜。猶蹴蹴也。循。猶緣也。言舉玉行時。不敢廣步速進。恒如足前有所緣循也。云享禮有容色者。享者。聘後之禮也。夫諸侯朝天子。及五等更相朝聘。禮。初至皆先聘。禮。執玉行禮。禮王。謂之爲聘。聘。問也。政言久不相見。使臣來問於安否也。既是初至。其禮質敬。故無他物。唯有瑞玉。表至誠而已。行朝聘既竟。次行享禮。享者。獻物也。亦各有玉。玉不與聘玉同也。又皆有物將之。或用皮馬。或用錦繡。又獻土地所生。羅列滿庭。謂之庭實。其中差異。不復曲論。但既是次後行禮。以多爲貴。則質敬之事猶稍輕。故有容貌采章。及裼以行事。故云有容色也。云私覿愉愉如也者。私。非公也。覿。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行聘享公禮已竟。別日使臣私齎已物以見於主君。故顏色容貌。有和悅之色。無私覿之事也。舉足前恒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註鄭玄曰至禮見同聘時也。○註鄭玄曰至實也。○亦有圭璧所執不帛乘馬之屬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註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
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
也。練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
以飾衣也。紅紫不以爲褻服註王肅曰。褻服。私居。
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當暑縝絺綌。必表而出註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
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縝衣羔裘。素衣麑裘。
黃衣狐裘。註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褻
裘長。短右袂。註孔安國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

袂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註孔安國曰。
今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註鄭玄曰。在家以接賓客
也。去喪無所不佩。註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
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註王肅曰。衣必有殺
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註孔安國曰。
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吉月。必朝
服而朝。註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齊必有明衣。布。註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也。

君子至衣布○[云君子不以紺緅飾者]君子者。自
士以上。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雜色也。紺緅者。孔

意言紺是玄色也緅是淺絳色也飾者衣之領袖緣也所以不用紺緅爲衣領袖緣者玄是齋服若用紺爲衣飾是似衣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喪練而受淺絳爲緣也若用緅爲衣飾是似衣喪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云紅紫不以爲褻服者紅紫非正色也褻服私褻之服非正衣也褻尚不衣則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爲時多重紅紫弃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故後卷云惡紫之奪朱也鄭玄注云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侃案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綠爲青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黑之間緇爲黃之間也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也所以爲間者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尅於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爲綠綠爲東方之間也又南方火火色赤火尅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間也又西方金金色白金尅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爲碧碧爲西方間也又北方水水色黑水尅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間也又中央土土色黃土尅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爲緇黃緇黃爲中央間也緇黃黃黑之色也又一注云東甲乙木南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庚辛金北壬癸水以木尅土戊以妹己嫁於木甲是黃入於青故爲綠也又火尅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於赤故爲紅也又金尅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於白故爲碧也又水尅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爲紫也又土尅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故爲緇黃者也云當暑云云者暑熱也縝單也絺細練葛也綌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也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絺綌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也然裘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綌者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然又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使衣裘相稱則葛之爲衣亦未必隨上服色也云緇衣

羔裘者裘色既隨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緇。涤黑七入者也。玄則六入色。也羔者。烏羊也。裘與上衣相稱。則緇衣之內。故曰羔裘也。緇衣服者。玄冠十五升緇布衣。素積裳也。素積者。用素爲之。襞積無數。故云素積也。此是諸侯日視朝服也。諸侯視朝。與群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云素衣麑裘者。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群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檀弓云。鹿裘橫長袪是也。此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玄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云黃衣狐裘者。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而狐貉亦黃。故特爲裘以相稱也。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之黃衣也。鄭玄注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注云。祭謂既蜡先祖五祀也。又云論語云。黃衣狐裘。案鄭以論語黃衣。即是郊特牲蜡臘祭廟服也。云褻裘長短右袂者。褻裘衣。故不云衣也。家居主溫暖。故長爲衣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爲右袂。使作事便也。袂謂衣[illegible]屬身者也。若手閒屬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寢衣。謂被也。宜長。故長一身有半也。云狐貉之厚以居者。此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家居主溫。故厚爲之也。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云去喪無所不佩者。去喪。謂三年喪畢。喪服已除也。無所不佩。謂佩已今吉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嫌既經喪親。恐除服後。猶宜有異。故特明之者也。云非帷裳必殺之者。帷裳。謂[illegible]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以殺縫之面置裏。不殺之今服帠。不有裏外殺。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外並爲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所以喪服云。凡裳內削幅。裳外不削幅。鄭注云。削猶殺也。

而鄭注此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陪腰者也。

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弔。弔喪也。喪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弔也。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者。凡言朝服。唯是玄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云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爲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孔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朝。孔子魯臣。亦得從天子受名也。

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朔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也。

云齊必有明衣布者。謂齊浴時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也。

○註孔安國曰至飾衣也○然案孔以紺爲齊服盛色。或可言紺深於玄。爲似齊服故不用也。而云用緇。且撿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則緅非緇。淺深皆云。孔此注誤也。

○註鄭玄曰至佩也○然前褻裘。亦應是狐貉之厚也。

○備佩所宜佩。若爲大夫而玄冕。及佩玉佩之飾也。

○註孔安國曰至皮弁。以鹿皮爲弁。弁形如今祭酒道士扶容冠。而無邊葉也。身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而頭著皮弁也。天子皮弁服。內則著素錦衣。狐白裘。諸侯皮弁服。內著狐黃裘。黃錦衣也。卿大夫不得衣錦。而皮弁服。內當著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者也。

○註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然浴時乃用布。便乎待肉燥。江長云。沐者當是沐浴時亦衣此服置衣上以辟身濕也。

齊必變食。註孔安國曰。改常食也。居必遷坐。註孔安國曰。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

註孔安國曰。饐。餲。臰味變也。魚餒而肉敗。不食。註孔安國曰。餒。敗也。色惡。不食。臰惡。不食。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註鄭玄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註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註孔安國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故不去也。不多食。註孔安國曰。不過飽也。祭於公。不宿肉。註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

以班賜不留神惠之餘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註鄭玄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註孔安國曰。齊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疏齊必至如也。○【云齊必變食者】方應接神。欲自潔淨。故變其常食也。【云居必遷坐者】亦不坐恒居之坐也。故於祭前。先散齊於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也。故范寧云。齊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云食不厭精者】此兼明平常禮也。食若麤麤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云膾不厭細者】細切魚及肉。皆曰膾也。既腥食之。故不厭細者也。【云食饐而餲者】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如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爾雅云。食

饐謂之餲。李充注云。皆飲食壞敗之名也。云魚餒者。餒謂魚臭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云而肉敗者。肉臭壞也。爾雅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云不食者。自食饐而餲以下。並不可食也。云色惡不食者。食失常色。是爲色惡。色惡則不可食也。云臭惡不食者。臭惡。謂饌臭不宜食。故不食也。云失飪不食者。失飪。謂失生熟節也。煑食。或未熟。或已過熟。並不食也。云不時不食者。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非其時。則不宜食。故不食也。江熙云。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云割不正不食者。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割之。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爲不正也。云不得其醬不食者。食味各有所宜。蠃醢。菰食。魚膾。芥醬。並相宜也。故若食不得所宜之醬。則不食也。云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勝猶多也。食謂他饌也。食氣多。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故不使肉勝食氣也。亦因殺止多殺也。云唯酒無量不及亂者。酒雖多無有限量。而人宜隨已能而飲。不得及

至於醉亂也。一云。不格人爲量。而隨人所能而莫亂也。云沽酒市脯不食者。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脯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並所不食也。或問曰。沽酒不飲。則詩那云無酒沽我乎。答曰。論所明是祭神不用。詩所明是人得用也。云不撤薑食者。撤。除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嫌亦禁之。故明食時不除薑者也。云不多食者。多則傷廉。故不多也。江熙云。少所啖也。云祭於公不宿肉者。祭於公。謂孔子仕時助君祭也。助祭必得賜俎。得賜俎。還即分賦食之。不得留置經宿。經宿。是慢鬼神餘也。云祭肉云云者。謂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許經宿。但不得出三日。出三日。是褻慢鬼神之餘。故人亦不得後食之也。云食不語寢不言者。言是宜出已。語是答述也。食須加益。故許言而不許語。語則口可惜。亦不敬也。寢是眠卧。眠卧須靜。若言則驚鬧於人。故不言也。云雖蔬云云者。蔬食。麤食也。菜羹苽祭。謂用麤食。菜羹。及苽。持此三物供祭也。三物雖薄。而必宜盡齊敬之理。鬼神饗德。不饗

味故也○註孔安國曰饐餲也○餲變也○註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右者醬齊菹三者通名也烈山曰至惠也○牲體謂隨臣貴賤以牲骨體爲俎賜之祭統云貴者得賤骨賤者得貴骨是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註孔安國

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疏席不至出矣○云席不正不坐者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云鄉人云云者鄉人飲酒之禮也○云杖者老人也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故呼老人爲杖者也鄉人以老人者爲節也若飲酒禮畢杖者先出則同飲不周正則不坐也故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云鄉人云云者鄉人飲酒之禮也○云杖者老人也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故呼老人爲杖者也鄉人以老人者爲節也若飲酒禮畢杖者先出則同飲

之人乃從之而出故云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註孔安國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疏鄉人至阼階○

云鄉人儺者儺者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即時退疫鬼隨而爲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揚楯玄衣朱裳口作儺儺之聲以驅疫鬼也一年三過爲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命國儺鄭玄云此儺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厲鬼隨之而出行至仲秋又云天子乃儺鄭玄云此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厲鬼亦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命有司大儺鄭云此儺陰氣也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侃案三儺二是儺陰一是儺陽陰陽乃異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難八月難陽陽是君臣民不可儺

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

【云朝服而立於阼階者】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侍先祖。爲孝之心也。朝服者。玄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禮唯孤卿爵弁自祭。若卿大夫以下。悉玄冠以自齊祭。齊祭不異冠服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註】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之也。【疏】問人至送之。○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謂孔子與鄰國交遊。而遣使往彼聘問時也。既敬彼君。故遣使。使者去。則再拜送之也。爲人臣禮乃無外交。而孔子聖人。應聘東西無疑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註】苞氏曰。遺孔子藥也。曰。丘未達。不敢嘗。【註】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疏】康子至敢嘗。○【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者】饋。餉也。魯季康子餉孔子藥也。孔子得彼餉而拜受。是禮也。【云曰丘未達不敢嘗者】達猶曉解也。孔子雖拜受。而不遂飲。故稱名云。丘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飲嘗之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註】鄭玄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疏】廐焚至問馬。○【云廐焚者】廐。養馬之處也。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云子退朝者】孔子早上朝。朝竟而退還家也。少儀云。朝廷曰退也。【云曰傷人乎不問馬者】從朝還退。見廐遭火。廐是養馬處。而孔子不問傷馬。唯問傷人乎。是重人賤馬。故云不問馬也。王弼曰。孔子時爲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註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註孔安國曰。薦。薦其先祖也。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註鄭玄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先嘗食。然也。疏君賜至先飯○云君賜食云云者席猶坐也。君賜孔子食。孔子雖不嗜食。必正坐先嘗之。敬君之惠也。云君賜腥云云者謂君賜孔子腥肉也。薦。薦宗廟也。孔子受之煑熟。而薦宗廟。重榮君賜也。賜熟食不薦者。熟爲褻也。云君賜生必畜之者生。謂活物也。得所賜活物。當養畜之。待至祭祀時。充牲用也。云侍食於君者謂孔子侍君共食之時也。云君祭先飯者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種出片子。置俎豆邊地。名爲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當君政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飯食之。故云先飯飯。食也。所以然者。示爲君先嘗食。先知調和之是非者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註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疏疾君至拖紳○云疾君視之者疾。謂孔子疾病時也。孔子病。而魯君來視之也。此君是哀公也。云東首者病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眠頭首東也。故玉藻云。君子居。恒當于戶。寢恒東首者是也。云加朝服拖紳者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拖猶牽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至是如健時著衣之爲。○註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病本當戶在地壁下東首。君既

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窓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也。故欒鑿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者。
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註鄭玄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疏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謂君有命召見孔子時也。君尊。命重。故得召。不俟駕車。而即徒趨而往也。故玉藻云。君命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二節以走。在宮不俟優。在家不俟車是也。○註鄭玄曰至隨之。○大夫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而隨之。使乘之也。

入大廟。每事問。註鄭玄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疏入大廟每事問。○或云。此句煩重。舊通云。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註孔安國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疏朋友至我殯。○殯。謂停喪於寢以待葬也。時孔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無親情來奔喪者。故云無所歸也。既未有所歸。故曰於我殯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註孔安國曰。不拜。疏朋友至不拜。○云朋友之饋者。謂朋友有物見餉也。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者。車馬。家財之大者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復見餉車馬。而我不拜謝也。所可拜者。

寢不尸。註苞氏曰。不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居不容。註孔安國曰。爲室家之敬。難久也。疏寢不

尸居不容○云寢不尸者寢眠也尸謂死尸也眠當小歆不得直脚申布似於死人者也云居不容者謂家中常居也家主和怡燕居先溫溫故不爲容自處者也○註苞氏曰至人也○偃■眠也展舒也曲禮云寢無伏此云不偃卧四體展舒手足似死人則不得覆却唯當歆而小屈也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註孔安國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註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註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註孔安國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註鄭玄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爲烈也疏子見至必變○云子見云云者狎謂素相親狎也哀有喪故必變必變謂必作必趨也云見冕云云者褻謂無親而卑數者也尊在位恤不成人故必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輕親狎重故言變卑褻輕故以貌也然前篇必作必趨謂見疎者也云凶服者式之者凶服送死人衣物也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爲敬而式之也式者古人乘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之爲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床半許安一橫木名爲軾若在車上應爲敬時則落手憑軾憑軾則身俯僂故云式之式軾也云式負版者負謂擔揭也版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皆式敬之也云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孔子見主人食饌有盛平常故變色而起也所以然者主人自親饋故客起敬也云迅雷風烈

必變者迅疾也風而雷疾急。若爲烈也風疾而雷。此是陰陽氣激爲天之怒。故孔子自整變顏容以敬之也。故玉藻云。若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是也。○註孔安國曰至者也○云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者此釋式凶服也云貢版云云者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鄭康成注內宰云。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註孔安國曰至饋也○親饋。謂主人自執食設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註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車中不內顧。註苞氏曰。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枙。旁視不過輢轂也。不疾言。不親指。疏升車至親指○云升車必正立執綏者謂孔子升車禮也綏。牽以上車之繩也。若升車時。則正立而執綏以上。所以爲安也。云車中不內顧者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已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衛瓘云。不掩人之不備也。云不疾言者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云不親指者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註苞氏曰至轂也○云輿中云云者車牀名輿。故云輿中也。衡枙。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嶲。五嶲。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是不過衡枙之類也。云旁視不過輢轂者旁謂兩邊也。輢。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輢轂也。

色斯舉矣。註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註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註】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疏】色斯至而作。

【云色斯舉矣者】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繆協云。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興。故色斯舉矣。【云翔而後集者】謂孔子所至之處也。必迴翔審觀之後。乃下集也。【云曰山梁雌雉時哉者】此記者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踐渡水之處也。孔子從山梁間過見山梁間有此雌雉也。時哉者。言雉逍遙得時所也。所以有歎者。言人遭亂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時矣。而不如山梁間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是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所見而言也。【云子路供之者】子路不達孔子時哉時哉之歎。而謂歎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煑熟而進以供養孔子。故云子路供之也。【云三嗅而作者】嗅謂鼻歆翕其氣也。作。起也。子路不達孔子意。而供此熟雉。乖孔子本心。孔子若直爾不食。則恐子路生怨。若遂而食之。則又乖我本心。故先三嗅氣。而後乃起。亦如得食不食之間也。顧歡云。夫栖遲一丘。雉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偶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合。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爲物。精儆難狎。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儆。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正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五